

# 文学批评作为认知

肖 谊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摘 要:** 文学批评本身具有认知的性质并且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认知形式。本文从文学批发展史的视角, 结合相关经典文学理论与文本实例, 对文学批评的认知属性进行阐释, 探求认知文学批评的传统, 并进一步结合认知诗学与认知文学发展史, 分析当代文学批评认知转向的状况。  
**关键词:** 文学批评; 认知; 认知诗学; 文学批评认知转向

## Literary Criticism as Cognition

XIAO Yi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ism *per se* contains some of the quality of cognition and it can be construed as a kind of special cognitive form. This paper, star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riticism, along with some related classical theories and a textual analysis, explicates the cognitive attribute of criticism, explores the tradition of cognitiv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nalyzes, by further comb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and cognitive literary criticism, the *status quo* of the contemporary cognitive turn in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cognition; cognitive poetics; cognitive turn in literary criticism

### 0. 引言

人类的文明表现在对世界本质的不断探索和认识。人类认知的领域范围很广, 包括天文、地理、自然、文学、艺术, 等等。人类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历史, 又开始对各种现象进行探索, 在认知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人类发展了自己的艺术与文学, 又开始了对文艺的批评与认知。文学创作的过程隐含着认知, 文学批评则是一种特殊的人类认知活动。显然, 认知的行为贯穿于整个文学批评史, 而随着认知科学的进展与理论化, 当下的文学批评就获得了一种能够赖以形成的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英美文学界认知诗学研究”(项目编号: 11XWW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肖谊, 男,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外国语文》副主编,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认知文学研究。

关于认知文学批评的理论，其中也包括认知诗学、认知叙事学等相关的理论分支。本文从文学发展史入手，探索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批评与认知的关系、梳理以认知为主导的文学理论并描述文学批评中认知诗学与认知文学批评转向的新动向。

### 1. 作为认知的文学批评

诗学是关于文学作品的内部规律或批评方法的相关知识，从认知的角度去探索文学规律的文学批评就是“认知诗学”。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这一术语最早由以色列学者瑞玟·楚尔（Reuven Tsur）运用到文学研究，早期的认知诗学主要是限定在对诗歌范围的研究，而后来这一视角又被拓宽到了对其他文类的研究。Tsur（1992: 1）指出：“认知诗学是一种采用认知科学提供的工具来研究文学的跨学科的方法。”而斯多克威尔（Stockwell）的论述则为广义的认知诗学起到了推进作用。实质上，认知诗学在一种程度上来看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本身又是一种批评的理论。认知诗学与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而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考察，文学批评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可以作为认知的理论阐释。

如果我们要认识和探索认知诗学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深入地了解认知诗学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文学批评中涉及的“认知”早已有之，但认知诗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门派最先是因为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启示，其范围受“认知”的制约，因此，所研究与涉及的内容都与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心理状况有关。我们所说的心理状况包括作品中存在的一切与人物心理表现的相关因素和读者在阅读时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及状况，而批评家或读者对作品中心理因素的自觉探索也就是一种认知活动。进而言之，人类的认知活动也是一种与心理相关的因素，因此，认知诗学所涉及的内容还包括批评这一层面与阅读的过程。

具体说来，作品中的心智空间、文本世界、读者的阅读过程都是认知诗学所关注的对象。因为人物的心理空间与作品中的文本世界都产生于对社会心理与社会空间的移植，所以社会认知也是认知诗学关注的对象。作品中的虚构世界都是作家想象力的产品，而这种想象是作家对实际世界的模仿。因此，探索作家与文本世界之间的关系就成了认知诗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并自然地拓宽了认知诗学的研究范围，为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文化与多方面提供了一种契合的逻辑关系。认知诗学是一种进行性的理论。它是一种多维的、跨越各种学科的文学批评方式。以海明威的短篇故事《杀手》（The Killers）为例，我们能够清晰地阐释认知诗学所涉及的范围。首先，《杀手》为批评提供了一种图形与背景的认知视域，海明威倡导的是冰山理论，从冰山的一角来看待作品，事实上也就是提倡读者去挖掘作品深刻的含义，露出水面的冰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文本编织的图形，而隐藏在水底的背景则需要我们去认知与探索。《杀手》采用极简主义的手

法，用一个芝加哥郊区小镇作为小说的场景，用具有戏剧化的对话来表现作品的空间意境。在此，小镇只是冰山的一角，而隐藏在其后面的是整个芝加哥的社会空间，也就是作品的背景，从《杀手》的文本图形，我们通过认知的视角来了解整个芝加哥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杀手》的文本后面隐藏的是复杂的可能世界，总是等待着读者和批评家去探索和认知。反过来说，要了解海明威冰山一角后面的内涵，本身隐含着一种认知的角度。当然，这就要求读者或批评家对作品的细察，透过字里行间和用文字建构的意象，去领悟作品的深刻含义。

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涉及了多层面的认知。首先，批评家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涉及对作品文本外壳形式的认知，如在阅读《杀手》的过程中，批评家首先必然会习得对海明威的叙述结构、讲故事的方式、语言风格、文字意象以及修辞手法等方面的知识，或者是对这些方面进行探索与研究。批评家会察觉到作品所采用的对话增加了作品的戏剧性，用戏剧化的行动来表现作品的深刻含义。其次，涉及到对文本中人物的心理过程的认知与理解。作品流露出叙述者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的心智过程，他所见到的两名杀手在亨利小餐馆等待以及持枪控制小餐馆的过程，杀手等待目标到来的过程增加了作品的悬念，并在尼克与读者的心目中制造了恐惧，小餐馆周围都充满着因即将发生的死亡惨案而产生的恐惧，以及餐馆中所有人员都有可能被杀害的可能。尽管最后并没有发生任何杀害的事件，读者的情感因素仍然受到影响，批评家也是如此。在小说中，尼克是一个人物，也是小说的叙述者，他亲眼目睹了这一故事的经历，用自己的叙述对故事进行重述，而评论家们在阅读这一故事时，是一种对信息的获取，读者的阅读过程属于认知的过程，而小说中与情感因素相关的内容都是认知所关注的内容。涉及到读者与文本的互动，读者心理与文本之间等。再次，还进一步涉及对社会空间的认知。《杀手》折射出了整个芝加哥地区的社会环境，从小镇的情况，读者可以推断出整个芝加哥城都是一个充满着犯罪、凶杀与混乱的城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获取的各种信息在头脑中重新编码，并想象出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这是一种对文本含意的深刻认知。而对于批评家或者理想读者来说，这一经历更加明显。

海明威在《杀手》中为读者提供了一座冰山，可谓认知文学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同时，《杀手》也为我们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认知的主体？当我们重温《杀手》的阅读过程之时，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显而易见。读者或批评家当然是认知的主体。作家只是提供了为读者或批评家去阅读与探索的多层面的“认知场”。批评家是特殊的读者。在进行阅读时，文学作品往往会在批评家的脑海中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其阅读过程包含着对作品外壳形式的分析，对作品中意象及意象含义思考，以及对信息的收集都是一种主动的认知行为。读者或批评家在阅读时对意象和语言的分析以及对作品中细节的记忆与储存。

## 2. 认知文学批评的传统

认知文学批评发展成为一门当代显学并非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文学批评发展规律不断演变的产物。它的形成有一个庞大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认识论哲学演变与文学批评范式多重界面性演变的产物。认知文学批评与认知诗学以认知科学为理论支持，而认知科学又是西方认识论的一种演进。同时，西方的认识论也一直在文学批评中体现出来。因此，认知文学批评与认知科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显而易见。

纵观西方文艺批评的历史，对人类认知问题的探讨总是贯穿其中。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人类都在对世界的本质与本源进行探索，所涉及到的关于人类认知的问题纷繁复杂，亚里士多德开辟了对人类心智的探索与研究，为后来的认知科学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感知、记忆、情感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所体现，如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深入地探究了艺术作品的形式外壳，对戏剧的各个组成要素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还涉及人物的性格等情感因素。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净化功能的问题涵盖了文艺创作与读者、观众的情感因素之间关系。接着，在漫长的西方文艺批评史上，连续不断地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批评论著，其中有不少也提到了对文学中情感因素的关注和对人类感知的认识方面的内容。例如，贺拉斯在《诗艺》中的有些论述就是在用认知的角度在探讨问题。他指出：“大自然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她使我们内心能随着各种不同的遭遇而起变化：她使我们（能产生）快乐（的感情），又能促使我们忿怒，时而又以沉重的悲痛折磨我们，把我们压倒在地上；然后，她又（使我们）用语言为媒介说出（我们）心灵的活动。”（贺拉斯，1985: 99）贺拉斯强调确切的语言来表达人物的情感，表现人物心灵的活动，而这种语言的妙用又能够在观众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效果。纵观西方古典文艺批评理论，我们常常发现批评家们总是不经意地使用一些认知的方法，尽管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认知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学术概念，但他们的评论中会强调一些与人类感知有密切关系的认知器官，如眼睛、耳朵、大脑与心脏等。他们深知感觉器官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如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画家兼批评家达芬奇在《笔记》中就提出了一些认知方面的问题，他（达芬奇，1985: 159）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觉。”这其实是达芬奇对人类认知能力与艺术鉴赏之间的关系的探索。

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 1588—1679）在其作品《利维坦》中探讨了人类的感知问题，是文艺复兴时期对认知问题较早进行系统关注的哲学家。霍布斯从人类的各种感觉器官来探索人类感觉产生的原因，认为“感觉的原因就是对每一专司感觉的器官施加压力的外界物体或对象”（霍布斯，1985: 1）。霍布斯将想象作为感觉的一种，探索了想象产生的原因，演示想象与认知之间的联系。在论及语言时，霍布斯探讨了语言与记忆，语言与人类的情感等问题。霍

布斯在《利维坦》中对人类认知问题的探索视野极为宽阔。尽管其论述或多或少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从整体上而言，其论述为后来的认知科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霍布斯去世后的第 11 年，约翰·洛克 1690 年发表的《一篇于人类理解的散文》（*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对文学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为其认识论的观点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伯克、约翰逊和瑞诺兹等。在这篇散文中，洛克探讨的是人类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词与人类思维之间的关系。洛克（Locke, 2005: 281）认为：“人类有必要找出一些外部的可以感知的符号，藉此那些看不见的构成他思想的概念能被他人所知。”

时至 18 世纪，人类思想进入理智时代，人们崇尚科学。西方学者在更进一步探索人类认知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不经意地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对艺术作品进行鉴赏。如法国批评家狄德罗在其美学论著中就不时地强调情感因素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他在《画论》一文中写道：“表达要求画家有丰富的想象，炽热的激情，以及召唤幽灵，使它活跃起来、长大起来的本领；布局则无论在诗歌中或在绘画里，都有赖于判断和激情、热情和智慧、如醉如狂和沉着冷静等等的恰到好处的配合，但这样恰到好处的配合在自然中也是不多见的。”（狄德罗，1985: 279）狄德罗在此既涉及艺术家本身的认知能力，强调想象力和判断能力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又涉及情感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还涉及艺术作品作为审美的客体是如何激发审美主体的情感的。狄德罗的美学观点中隐含着对审美过程的认知，对作品生成与产生过程的探索，因此，狄德罗的美学理论是启蒙时代人类认知与艺术关系探索的先锋。在德国，剧评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对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做了进一步阐释，结合对欧洲戏剧理论与传统的批评，对悲剧的激情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莱辛对怜悯、恐惧的细致分析，特别是他对悲剧净化功能的深入分析，实际上是探讨戏剧是如何唤起读者情感的问题，是文学批评史上文学认知的早期实例。从批评的角度来看，莱辛的评论首先是他本人对戏剧的认知，而他对观众情感反应的考察又演示了观众对戏剧作品的认知过程，莱辛批评的过程说明，他对作品与观众之间情感的观察与分析，充分演示了批评作为认知的特性。与莱辛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哲学观点为艺术中的审美与认知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理论是当代认知科学的启蒙之作。康德的哲学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原初发展问题有重要的贡献。在《纯理智批评》《判断力的批评》和《实践理智批评》等著作中，康德将人类的认知能力分为理性、理解与判断三个方面。康德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源自感觉，是一种经验主义哲学，康德细致地探讨了认知能力与人类经验之间的关系，为认知科学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探讨认知的基础上，又对人类审美的原理进行探索，为艺术审美理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被视为创造性美学的开山之作。尽管康德的哲学被认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但

是，在人类对对自身认知能力与状况还没有充足的论证的基础上做出一些假设，对人们进一步探索认知大有补益。实际上，康德将人类的认知与审美完整地加以结合，这正是认知文学批评所倡导的一种研究方法。

时至近代，奥地利学者恩斯特·马赫在《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中系统地关注了“关于运动引起的声调和颜色的变化，即多普勒效应；肉耳迷路的功能和运动视角；视网膜个点的相互依赖及其对亮度知觉的影响；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心理学研究；探究心理学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和发生认识论的先见知明”（李醒民，1999: 1-2）。马赫（1905）为维也纳心理学派奠定了基础，也是当代认知科学的开路先锋。以弗洛伊德为首的心理分析学派，对文学批评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巨大的冲击力表现在这一流派使文学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也表明了科学对文学批评的渗透。心理学派对文学人物的分析实质上是对人物的一种认知过程，因而，心理批评明显是一种更早的认知文学批评形式。

文学批评的发展往往受同时代的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的影响。20世纪中叶，人们对人类行为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随着信息理论的发展，认知心理学开始形成。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开发，使人们对心智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认知科学理论日渐成熟，成为一门具有系统理论的科学。随之而来的是认知科学与各个学科的结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学科，如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认知社会心理学等，而文学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其它学科发生联系，近年来在西方出现的认知文学研究一方面体现了认知科学的渗透力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文学批评具有广大的包容性，能够吸收新颖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认知文学批评的出现也进一步说明，文学批评本身的特质就包含着人类认知的内在含义，这是由于文学本身是人类认知的重要对象之一这一性质所决定。

### 3. 文学批评的认知转向

文学批评的认知转向是文学批评自身不断自然演变的结果，具体促成这一转向来临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1）文学作品的文本性；（2）学术研究范式的不断演进；（3）学术界对认知文学批评的理论化。这三个方面也是认知文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首先，文学作品的文本性<sup>①</sup>（textuality）决定了文学批评是一种认知活动和认知过程。文本性是通过文学传播的媒介而体现出来的各种文本质地或机理，即通过语言、文字、绘画、声音、表演及口头表述等介质体现出来的文本特点。简言之，文本性就是指构成文学文本的各种元素。文本性具有复杂性，它既包含着构成文本的各种元素，又包含了文学的本质。构成文本的各种元素首先包括各种文学的种类，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又包括构成各种文类的要素，如小

说中的故事、情节、人物、主题，诗歌中的音节、韵律、意象等等。文本性是在创作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这一过程中包含了作者对世界的认知，作者通过对世界的认知获得知识，并用文学的媒介来表现。在作者认知的过程中，作者又借用了各种认知媒介，如各种认知器官、大脑、心智、记忆力、想象力等，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认知，并将这些知识在创作的过程中转换成文本。

文本性也是文学本质的载体。文学的本质就是社会意识形态。作家要构建完整的文本性就必须借用语言文字这一媒介来充分地转载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多维的、复杂的与系统的物质存在与精神现象。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隐含了作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知。文本世界的创作是在作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知的的基础上，借用语言这一文学媒介来完成的。

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来看，读者阅读的过程更是一种认知的过程，读者对文本性的多层面感悟贯穿这一过程之中。文本性包含着文本创造者本人的认知过程，而读者的认知首先是包括对文本创造者认知过程的认知，这种认知包括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灌入的各种情感因素、思想及审美倾向等。同时，文本性还包含着读者自己从文本中所感悟到的构成文本性的各种因素。读者借用自己的想象力与情感因素对阅读的文本进行阐释，进一步拓宽了文本的认知场。读者想象出来的文本世界，比文本创作者所创造的文本世界更为宽阔，更加复杂。也就是说文学文本具有阐释性的真正内在原因是文本性具有无限的阐释性。

同时，文本性能折射出作品的艺术性。艺术性是否高超也取决于作家对文本性的构建，如作品是否折射出了某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否反映了每种现实，是否流露出了作家本人的哲学观与人生观，等等。然而，文本性与艺术性并非完全等同的两种属性，但文本性包含了艺术性。当批评家在对作品艺术性进行评估时，文本性所体现出的艺术性直接影响这种评估。显然，文学批评就是对文本性的多层面认知，相反，文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文学批评的实质就是对文本性多层面的阐释。

其次，西方文艺批评学术史证明，学术研究范式的不断演进是推动认知文学批评转向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前所述，从古希腊至近代，整个西方批评的历史都是以本体论与认识论为基础而展开的知识探索，是一种以认知为宗旨的人文理论的探索。西方文艺批评史是一个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的漫长历程，这一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自我丰富的认知过程。

在早期的艺术鉴赏与文学批评中，批评家们的认知只是一种简单的对艺术作品的感悟，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与对艺术的评估往往是依赖于个人的经验，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往往带有主观性，是一种本体论的认知方式，而随着学术的不断进展，西方人文学科研究与探索便渐渐过渡到实证主义的认知方式，批评家们开始探索艺术本质形成的原因，企图为艺术的本质找到各种证明，

开始从多方面去探索艺术的成因。如 19 世纪实证主义文学的鼻祖施太尔夫人，在对文学的生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与阐释，她从社会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等方面来解释文学产生的原因。施太尔夫人认为，气候、地理位置及社会制度等因素都会影响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性格，而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性格也会从文学作品中折射出来。法国实证主义批评家泰纳，是施太尔夫人的学生，则进一步从实证主义的范式探讨了艺术的本质，泰纳在《英国文学史英语》中深入分析了“种族”“环境”“时代”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是企图为文学的生成找到科学的依据。事实上，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拓宽了人文学科与文艺批评的视野，使文学批评从单一的经验主义方式过渡到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是主张用科学来解释文学的产生，而自然主义则是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创造艺术。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家，强调作品要表现环境对人物的影响，特别是主张从生理与心理状况来塑造人物。

实证主义文学批评范式与自然主义的批评范式的出现，使文学批评从单一的本体论时期，过渡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共存的时期，而近代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导致了文学批评范式进入了多元方法并存的时期，特别是将文学批评带入了一个多维认知的状况之中。跨学科研究实质上就是一种多维的认知文学批评。从漫长的文学批评史可以看出，批评范式的演变为认知文学批评转向奠定了基础。

最后，认知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学批评的认知转向。20 世纪中叶的“认知革命”的风潮冲击了整个西方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西方语言学与文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批评理论除了本身具有的认知属性以外，还自觉地吸收了一些认知科学方面的理论，随着认知诗学、认知叙事学及认知文学等学科门类地位的确立，从认知的角度来进行文学批评或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一股热潮。近年来西方学术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与著作就充分演示了认知文学处在一种理论化的过程之中，也正是批评家们自觉参与到理论建构才使得认知文学批评转向得以实现。

在理论化的过程中，西方学术界涌现了一大批为认知文学批评转向做出贡献的学者。瑞玫·楚尔认为，认知诗学已经采取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是由芭芭拉·黑尔斯坦·史密斯与瑞文·楚尔发展的格式塔倾向的认知诗学，聚焦于意义、影响、感知质地和诗韵学。意义为导向的认知诗学是以乔治·雷科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马克·约翰逊）涉身心智、概念隐喻以及马克·特纳（马克·特纳）和吉斯·福康尼尔（Gilles Fauconnier）的混合词为基础的（Tsur, 2011: 272）。Tsur 的认知诗学事实上是倾向于对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语言学视角，他还将艾伦·理查森的认知修辞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接受美学、认知物质主义以及进化文学理论纳入到认知诗学的分支。楚尔对认知诗学的界定只涵盖了认知诗学的一部分性质特征。事实上，还有一大批相对年轻的学者，如彼得·斯多克

威尔 (Peter Stockwell)、乔安娜·嘉文斯 (Joanna Gavins)、杰拉德·斯丁 (Gerard Steen)、玛格丽特·弗雷曼 (Margaret Freeman) 和丽莎·桑珊 (Lisa Zunshine) 等人在认知诗学的实验、理论建构与推广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在 20 世纪末,认知文学批评相对滞后。但是,自 21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推动认知文学批评转向的过程中也做出了不可或缺贡献,中国学者在建构认知文学批评理论,特别是认知诗学理论方面也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学者也意识到了认知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自 2004 年以来,我国有一批学者在中国认知诗学研究会熊沐清教授的倡导和带领下,开始了对认知文学进行探索、研究并参与到认知文学理论的建构的过程。熊沐清教授在探索、引介与理论建构方面做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中国认知诗学研究会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多届年会及两届认知诗学国际研讨会,邀请了一批知名的英美认知诗学学者参加国内研讨会,多次进行了中国学者与西方认知诗学研究学者之间的国际对话。同时,《认知诗学》的创刊标志着认知文学批评在中国已经进入稳固的理论建构阶段。

#### 注释:

- ① 文本性 (textuality) 也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关键的概念是能够让这一流派理解写作、阅读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途径。但是,本文中所述及的文本性是强调以文本为基础并且与文本相关的性质,并非局限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之中。

#### 参考文献:

- [1] Locke, John.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G] // Hazard Adams & Leroy Searle (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3<sup>rd</sup> ed.). Thomson Wadsworth, 2005.
- [2] Tsur, Re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2.
- [3] Tsur, R. & T. Sovran. Cognitive Poetics[G] // Roland Greene (ed.).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4<sup>th</sup> ed.).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4] 达·芬奇. 笔记 (卷一)[G] // 伍蠡甫, 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朱光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5] 狄德罗. 画论[G] // 伍蠡甫, 胡经之, 主编.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徐继曾, 宋国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6] 贺拉斯. 诗艺[G] // 伍蠡甫, 胡经之, 主编.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7] 李醒民. 马赫: “周末猎手”的智力“漫游”[G] // 恩斯特·马赫. 认知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 李醒民,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8] 托马斯·霍布斯. 利维坦 [M]. 黎思复, 黎廷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责任编辑: 文永超